

THE

MOON AND

SIXPENCE

月亮 与六便士

[英] 毛姆 著

徐淳刚 译

THE

MOON AND

SIXPENCE

月亮 与六便士

[英] 毛姆 著

徐淳刚 译

CSB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与六便士 / (英) 毛姆著; 徐淳刚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9

(作家榜经典文库)

ISBN 978-7-5561-1755-0

I. ①月… II. ①毛…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4759号

责任编辑: 姚晶晶



月亮与六便士

YUELIANG YU LIUBIANSHI

[英] 毛姆 著 徐淳刚 译

全案策划

大星(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8插页

印数: 1-8000 字数: 205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61-1755-0

— 定价: 4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0839180调换)

作家榜推荐词



一个十岁就失去父母的孤儿，一个身材矮小得总被同学欺凌的结巴，一个从童年起就轻度抑郁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是毛姆，他会过上一种灿烂的生活。

他做过助产士，做过间谍，做过演员，做过救护车司机；他做过丈夫，做过情人，拒绝过女人的求婚，他的求婚也被另一个女人拒绝，他的后半生住在一座仙境般的别墅里。

这座名叫毛雷斯克的别墅是世上最伟大的传奇，因为这座别墅里的人加起来就是一部欧美文学史。

他在大地上度过了整整 91 岁，享受着—个伟大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舒适与自由。他以漫长的一生证明他的偶像王尔德的一句话是对的：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

跟王尔德一样，他爱女人更爱男人；跟王尔德不一样，他没有身败名裂，而是巧妙地度过了完美的一生，这不是天才的幸运与不幸，而是天真与智慧的分野。

除了王尔德，他算得上是全英国最大的毒舌了，他的毒舌让丘吉尔惊恐不已，丘吉尔央求他：“我们俩订个约吧，如果你答应不取笑我，我也保证不取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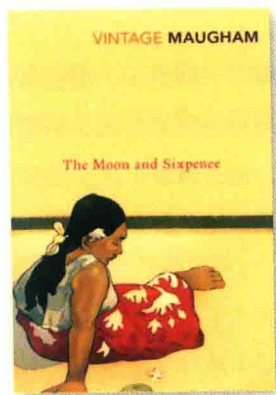
他嘲笑人生像海市一样虚无，但他接纳爱情的繁花嘉树，他雇一个美国勤务兵杰拉德照顾自己，结果这一场爱情让他操碎了心：杰拉德打架了，他去保释；杰拉德醉酒了，他去解劝；杰拉德要钱挥霍，他从不拒绝。杰拉德死了，他像失去整个世界一样伤心。

他年轻时声称写作是为了点燃泰晤士的大火，晚年他几乎获得了整个欧洲文学界的一切殊荣。但他说，作家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作的酬报；对于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诋毁，都应该淡然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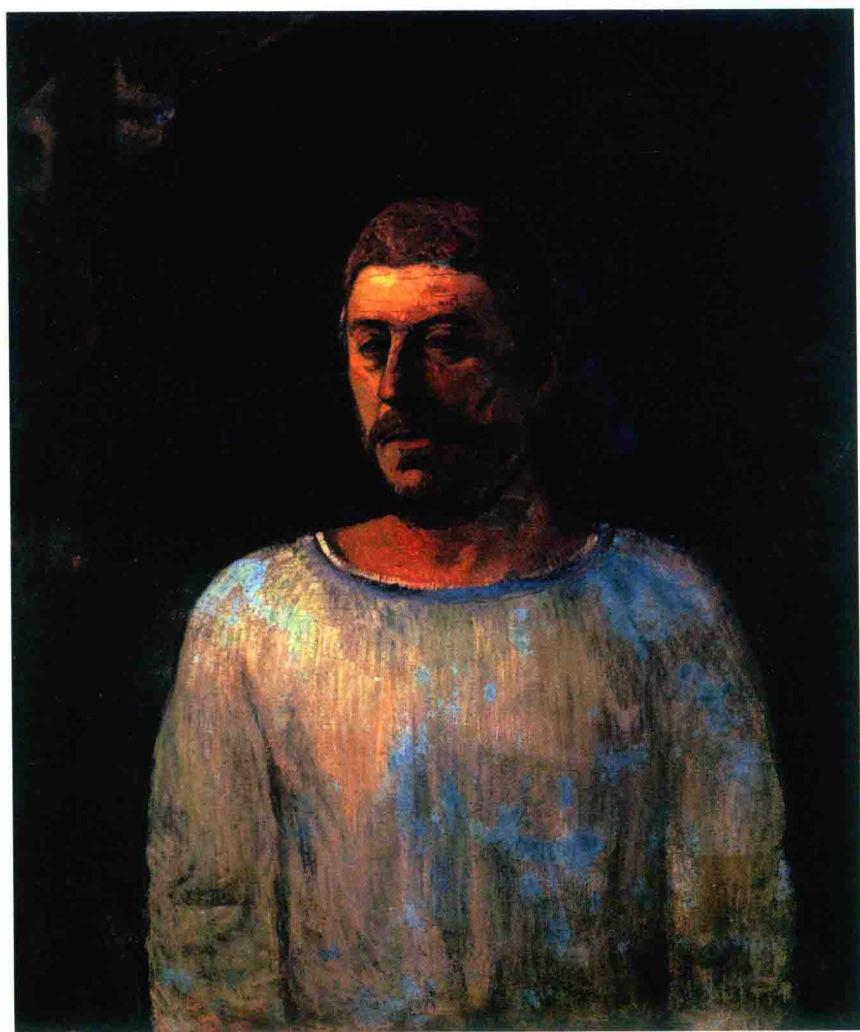
他一生崇尚自由，崇尚人的自然的天性。我相信这是他写作《月亮与六便士》的秘密与初心。

何三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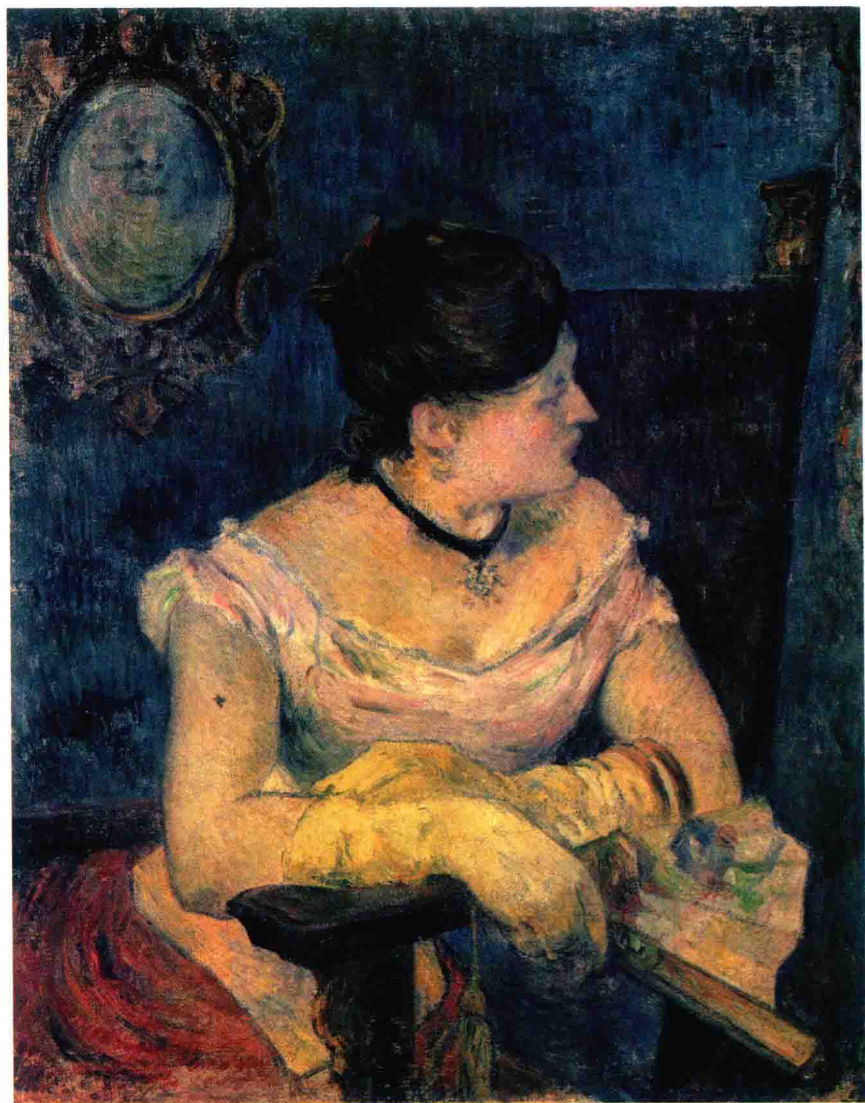
2016年11月28日于作家榜



本书根据英国伦敦 Vintage Books 出版社
1999 年版 *The Moon and Sixpence* 译出



《自画像：临近受难地》 Self-portrait (Near Golgotha) 1896



《穿着晚礼服的高更夫人》 Mette Gauguin in an Evening Dress 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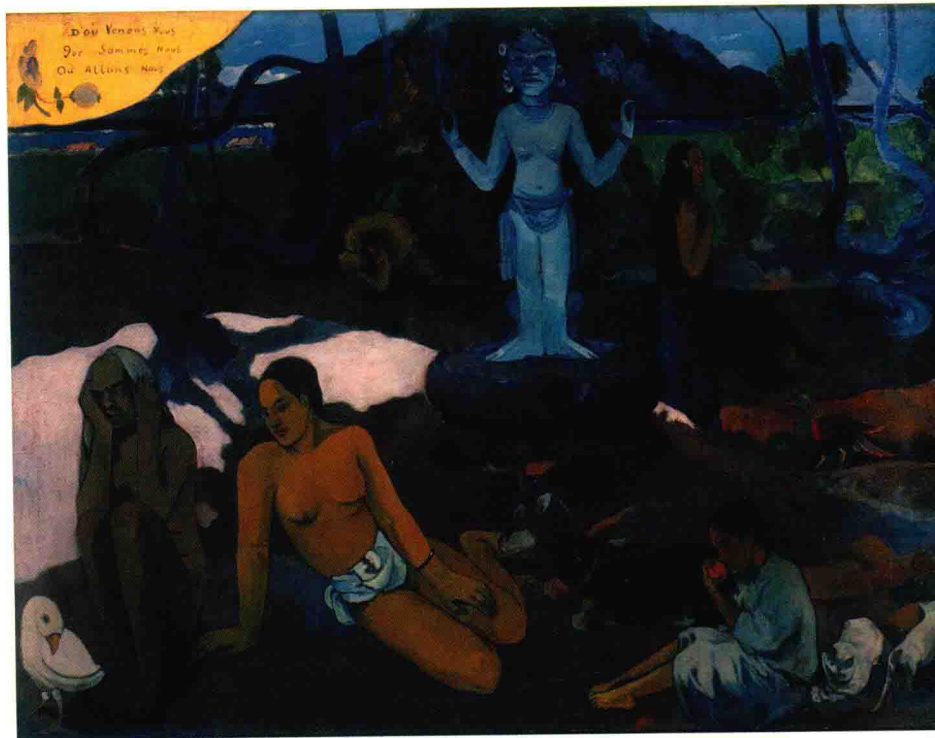
《你何时结婚？》 When Will You Marry? 1892



《静物与拉瓦尔肖像》 Still Life with Profile of Laval 1886



《我们朝拜马利亚》 Hail Mary 1891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



人生如梦，让我们枕着月亮

一百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这简直可以拿来概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

一位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的证券经纪人，一夜之间突然抛弃一切，远走他乡，从伦敦去了巴黎，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那里画画。他在巴黎穷困潦倒，吃尽苦头，他勾引朋友的妻子，导致她自杀，这些都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家人、朋友和一心爱他的情人都非常残忍冷酷，对世俗的一切表现得冷嘲热讽、傲慢不屑，但他对艺术有着一种本能的、无法抗拒的追求。最终，他厌倦了文明世界，来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座美丽岛屿，娶妻生子，与世隔绝，终于创作出了改写现代艺术史的不朽之作。但在得了绝症之后，他叮嘱自己的土著妻子一把火烧了

他画在房子四壁上的壁画，一件杰作就这样化为乌有……

这就是《月亮与六便士》的整个故事。这部小说的主题，往往被理解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正像书名“月亮与六便士”，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约等于人民币六毛钱）深陷在泥里，象征世俗的生活。但是，通读这部小说，既没有出现月亮，也没有六便士，小说的名字完全是信手拈来。

一九一五年，毛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发表，八月十二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了一篇书评，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毛姆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才有了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书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反差，正是这样的主题，使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在欧美引起了轰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但是，这部小说本身的内容远远比这些明显的主题要丰富得多。人生阅历深广的毛姆，不过是借创作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现代绘画杰作的高更，塑造了一位个性迥异的现代派画家，他不断战胜内心的欲望和生活的艰辛，去摸索，去创作，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不仅是艺术的感召，生活的呼唤，原始的回归，更有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说清的精神诉求，可以让一个人不惜任何代价，铤而走险，他的激情驱使他像朝圣者一样艰难跋涉，不远万里，去寻找心中的圣地。

可以说，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卑贱、神圣与凡俗，在这部小说中并非二元对立，主人公斯特里克兰既带有现实生活的粗鄙与

肉欲，也有着无人能及的超凡的意志和精神追求。拥有外科医生资质的毛姆手持他的手术刀，大胆地剖析人性，但他的文笔辛辣而又温情，虽处处嘲讽，却并未对世俗生活大加鞭挞。在这部小说（第四十四章）中，毛姆写道：“生活不过是一场混乱，充满了种种的荒谬和污秽，只能引人发笑，未免乐极生悲。”这真有莎士比亚的智慧。作为已有二十年丰富写作经验、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他的小说有着谈笑人生、挥洒自如的戏剧特征，而非一意孤行的现代派小说，今天读来，依然显得洋洋洒洒，从容不迫。

人生经验的绮谈，伦敦、巴黎、马赛、南太平洋的风土人情与离奇见闻，诸多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都使得《月亮与六便士》更像一部包罗万象的世情小说。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毛姆的个人经历。

一八七四年，毛姆在巴黎出生，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工作。不到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一八九二年初，毛姆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同年他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见习生，随后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长达五年的习医生涯，让他了解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这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也有很多体现，尤其描写了好几位医生。

一八九七年，毛姆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一九一五年发表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赴法国参加战地急救队，不久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在日内瓦收集敌情；后又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有过接触。一九一六年底，毛姆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现代派绘画大师高更曾隐居的

法属塔希提岛。这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尤其高更的生平和故事，让毛姆感慨颇多，于是就有了这部仅三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描写了诸多的人物，一边是为理想而倾其所有、孜孜不倦的斯特里克兰、亚伯拉罕医生、布吕诺船长，一边是爱慕虚荣的斯特里克兰夫人、库特拉斯夫人、卡迈克尔医生，还有热心诚实的斯特洛夫、背叛爱情的布兰奇、贪图小利却义薄云天的尼克尔斯船长、乐善好施的蒂阿瑞、能说会道的库特拉斯、淳朴善良的阿塔……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写，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对自我也有很多反省，对人生感悟良多。如此纷繁的故事，全凭“我”来穿针引线，可以说“我”是这部小说的又一主角。

从《月亮与六便士》中可以看出，“我”对斯特里克兰这一人物并不十分熟悉，对于他的过去一知半解，他为什么要画画也不很清楚，至于他去世前在塔希提岛上的多年生活，更是道听途说。

作为一名作家，“我”带着年轻人的热情踏入文学圈，羞涩内敛，绝无世故，但渐渐地世事洞明以后，也变得人情练达，对人性、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而这正是一个真实的、不断成长的“我”。这是小说的又一主题。不过，“我”的见闻总是片段性的，“我”所知道的事情也不确定真伪，只是拿来述说、探讨。

“我”是谁？我们深陷于错综复杂的凡俗之中，对于别人和他们的生活无从知晓，只是凭着臆想，做出可能的判断。一切仿佛都是真实的，一切又都极不可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也成为这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形象。和模糊不清的斯特里克兰一样，“我”是一个孤独的叙述者，一个可能的存在。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孤独与隔膜，它出现在自一八五七年问世的《恶之花》以来的诗